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

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

韓子卷四

孤憤

孫月峰曰文氣甚奇峭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智法士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然法術之士疎而當牽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張賓王曰截然兩段而其中紆迴分合尋之不窮此織錦迴文圖也

此兩段實是對偶而文氣變化不滯

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功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

孫月峰曰兩派各五事而長短句錯出絶有鋒又渾然無痕

孫月峰曰明是六不勝卻留一意於後作不盡之波更覺有態

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

先目後凡

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

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

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

小段小結束大段大結束從來文字密緻無如此者張賓王曰發臣罪至千餘

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

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揣摩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也。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

緊挈三難作冒頭

說得着的

言而主大乘上點明兩言而已此文字變化處

孫月峰曰奇古精陗章字句無一不妙

張賓王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也

孫月峰曰凡說之難句出荀子荀嘗不數語然亦工公子蓋衍其

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

說得着的

孫月峰曰上皆陳弊下乃舉術妙論

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詘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

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悖辭言無所擊摩然

孫月峰曰僻事詳說顯出事乃成他故

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之辭也
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此二人者
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
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
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
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
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

孫月峰曰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

孫月峰曰徵事舉術周澤未渥是愛憎意

孫月峰曰設喻舉術自多三句是逆鱗意

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甞矯駕吾車。又甞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一喻作結

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詐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

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

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五。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

韓非憂說此數千言皆畏說懼奸恐不得行其說然卒死于說命也

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

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

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

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

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
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
之口也何怪夫聖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
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
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
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
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夫
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
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

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

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危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敎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

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

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

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

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

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孫月峰曰與孟子離婁篇語同然孟精而此駁

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

覆說二臣

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

此似忠而非忠

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
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
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
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
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
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
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
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

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

孫月峰曰詳遠略近

結上四事

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凡四十七亡徵而末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變格

亡徵

汪南溟曰前排後揔體奇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

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
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
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
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
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驕法時以
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
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
種類不壽主數卽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

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孿褊而心急輕
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
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
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
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
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
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
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張賓王曰連用可亡也而以亡徵二句收下仍疊一可亡也極有機勢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九四十七亡徵至此方作一結案如洪江千里東以一溢奇哉

守固密毋漏言守獨斷獨福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一不守）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

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

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

備內首父子夫妻骨肉親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

此悖理之言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刧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

此雖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

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子疑不爲主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

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

正說

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

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嗸嗸權勢之資

邪之勝正如此

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

𧍙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近始蓋得之此也

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文甚曲折

南面 通篇皆說御臣

懇切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惽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

綱

此後亦曲折可思

戰國人臣之欺諸侯如誘

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

孺子其爭如此

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其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

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郜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謪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

孫月峰曰章法絶精悄

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奸臣以亂法取亡

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不脩明法度

三國皆信龜筴鬼神然而有勝有敗

張賓王曰來得文勢排蕩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孫月峯曰三喚至此始應然却又不說明固有餘味

孫月峯曰至此始說出本

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鈌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正說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

至此方轉到人臣

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

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

又轉到人臣

孫月峰曰二事用先後字撮得好

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

退智能進道法

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法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又說到人臣賣法

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

此處文勢似弛慢

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以邪爲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

此戰國悖理之言

趙定宇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之說乎立賞罰以馭臣

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孫月峯曰大有清空之致

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來不可羈制之趣

韓子卷六

解老

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

張榜曰制於為虛則不虛一語見道

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

章法長短句法無一不妙

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

仍就也奮而就之驅而納之于禮也

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張榜曰儁語喚起妙

孫月峯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月峯曰此憤激之詞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壁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

喚起妙

孫月峯曰作兩截解有態

解得最好

首手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爲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

句如貫珠

孫月峯曰兩段論禍福甚正大且曲折

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絶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絶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

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
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
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
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
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
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

妙處只在往返

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外内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

茅坤曰此段論有道之士自是適别意無滲漏調亦秀雅

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讐非全身長生

張榜曰四語出老子

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道無繫着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為明也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

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

陳仁錫曰文字精神玄妙必平日於老氏書流咏其骨髓啜拾其英華故自然隨筆舒露說得如此微妙精粹

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

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
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
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
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
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
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
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故
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茅坤曰母者道也開口便說道字出来数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范無隱曰解得老氏意讀之令人神爽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陳仁錫曰章法好治國者擾之則民亂烹鮮

工人数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数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数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数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数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数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

者攬之則味變治大如烹小鮮靜以治之而已

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

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
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
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
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
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
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
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
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
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

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如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
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
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
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
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

此詳不知足之禍誦之惻然　茅坤

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木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

此段甚閎肆佳妙

孫月峯曰全用莊周章法

之闇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為萬智斟酌為萬事廢興為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

張榜曰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

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
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
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
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
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
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
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
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
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

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

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常無

十有三言多也

徒類也

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

陳仁錫曰爪角二字是一段眼目借說虎兕甚妙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

至德之人不
為穜〻所害
以其無死地
也

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必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

孫月峯曰敲深至有原委
王維楨曰理亦深懇
張榜曰忽揷入周公曰三

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
爲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
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
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字奇特

孫月峯曰章法甚奇肆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

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嗇也

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楊慎曰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

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

茅坤曰雖有理解誰謂韓子秖談法術者

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悅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

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喩老

此是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

茅坤曰俞非正言然亦叔敖之智

大于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老子魚不脫於淵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

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宮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彊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道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

孫月峯曰亦是借喻

下是謂徵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一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

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

茅坤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真老成之言

若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楚王洗馬故能殺夫差

於姑蘓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彊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害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

此焚書之萌

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韓子分在此比

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

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微言 王維楨曰此段道理深得老氏之精矣

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孫月峯曰是精言渺論可通於為學妄助之戒

希言

後襄主曰子之敎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

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楚莊王涖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

茅坤曰此雖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為莊王之自反不知則為夫差之蓋威以好勝

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

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不盡為美也有以反復為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反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於前〻言復於後畨覺

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於往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